

●老枪 著

中国风景黑皮书

大败笔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老枪 著

中国风景黑皮书

大败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败笔: 中国著名景点硬伤备忘 / 老枪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6.2

ISBN 7-5057-2151-8

I. 大... II. 老... III. ①旅游点 - 旅游资源 - 资源开发 - 中国 - 文集 ②旅游点 - 旅游资源 - 保护 - 中国 - 文集 IV. F592.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015 号

书名	大败笔
作者	老枪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15 印张 223 千字
版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7-2151-8/Z.234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策划



www.bjzmlld.net

总序： 中国旅游……我的目的地丢了

引子：南京的忧伤

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

什么是景区，什么是破坏？

关于中国旅游景点，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当然斯蒂芬·霍尔可能不会明白。

在国际建筑大师、美国《时代》封面人物斯蒂芬·霍尔眼中，玄武湖一线明城墙，是古城南京的风景绝佳处。

2003年8月24日，斯蒂芬·霍尔登临解放门城墙：长空之下，紫金山、玄奘塔、玄武水、古城墙、莫愁湖……令人震撼于人类文明之美。

斯蒂芬·霍尔感叹：“南京的优势在于，这些古迹——如这城墙，它们自身的力量非常的强，它可以抵挡你破坏它的欲望。”

然而今天，这段城墙正面临着新的考验。

距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的南京明城墙，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保存至今的最大的一座古代城垣。2005 年 3 月 15 日起在南京市规划展览馆公示的《玄武湖风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提出，要在玄武湖西侧、总长约 4000 米的明城墙两侧架设 4 个电梯。这一惊世骇俗的“创意”，即刻引起各界热议。

根据美国易道公司编制的《玄武湖风景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蜿蜒于玄武湖西南线明城墙的功能和景观将被重新设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城墙渡”。从公示的规划图上看，设计者想在城墙两侧 15 米的保护范围之外架起两座电梯，并通过类似于天桥的设施跨越明城墙，是谓“城墙渡”。从神策门到解放门之间 4000 多米的距离，这样的“城墙渡”设计了 4 个。

2005 年 3 月 22 日，江苏电视台《南京零距离》节目通过声讯电话调查：“是否赞同在明城墙上装电梯？”结果显示，4425 人赞同，9115 人反对。主持人孟非说：“如果怕旅客走不动路就在明城墙上装电梯，那么故宫走不动岂不要开电瓶车？长城走不动就要架缆车？”

这是南京的愤怒，更是南京的忧伤。

然而问题不仅仅出在南京。

中国的景区，问题大了。

走过那些未老先衰的景区

景区的本质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种符号，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象征。

因为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文化的积淀都是在国家自然文化遗产当中得到体现的。“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辛

弃疾的名句可能尽人皆知。但是现如今北固山、京口北固亭的景观已在这短短的十几年中严重退化，可能再也找不到辛弃疾当年壮怀激烈的感觉了。

辛弃疾的词也是文化遗产，如果没有当年北固亭的壮观气势，辛弃疾恐怕写不出这样千古绝唱的词句来。如果将来有一天，诗人所面对的只有污染的环境和破败的景观，那么中国的诗人也就要绝种了。

人文精神不是空话，它需要依托在具体的、能够体现民族文化传统、民族精神、甚至是民族尊严的某些载体之上。

而景区（包括自然遗产地和文化遗产地）就是这样的载体。

中国人总是强调“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是这种观点用在景区保护上真是贻害无穷。

国外不是这样。国外是只立不破。

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有一座“蓝石小屋”，它可能是当地最具悠久历史的建筑之一了，100多年了，修过几次，却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供游人参观。墨尔本市的街道很多地方还铺着100多年前的地砖，有坏的地方就换上一块新的。跟我们的景区建设比较起来，澳大利亚人可真是“太小气了”。

还有哥斯达黎加。

与中国相比，哥斯达黎加算是个很小的国家，中国的旅游景区大约占全部国土面积的1%，而哥斯达黎加国土面积的25%，也就是四分之一全都是国家公园。

旅游业是哥斯达黎加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它的热带雨林公园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国外游客，使国家获得收益。但是哥斯达黎加人也是走了弯路的，就在几年以前，这个国家的人们还认为“要想发展经济，就必须考虑如何把热带雨林改造成农场”。

“一个人犯点错误并不难”，纯粹个人的错误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也不会形成太严重的后果。但是当个错误的口号变成政府的政策时，破坏的加速度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哥斯达黎加人发现，在改造热带雨林为农场以便发展经济的短短5年当中，不仅经济发展未见起色，而且还造成了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于是改弦更张，回到了在保护的前提下谋求发展的规划思路。

我国有各类自然保护区1276处，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森林公园811处，以及众多的风景名胜区和城市公园。它们集中了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中最精华的部分，是生态旅游的理想处所。

我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对全国100个省级以上自然保护区的调查结果表明，已有82个保护区正式开办旅游，年旅游人次在10万人次以上的保护区达到12个。一些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然而一份调查也显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由于缺乏景观保护意识和生态思想，过分偏重于经济效益，忽视了对景观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有盲目开发的现象出现；加之大量的游客涌入，造成了对保护对象的破坏和旅游资源的退化。

据资料表明，我国已有22%的自然保护区由于旅游开发不当而造成对保护对象的破坏，11%的保护区出现资源退化现象。

垃圾、水污染、空气污染正在成为一些生态旅游区令人忧虑的旅游负影响。还有一些生态旅游区大兴土木，引进、仿制、移植项目，用众多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景观代替了具有多种生态功能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使一些旅游区的景观功能发生错位，美学价值下降，最终使生态旅游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潜力，这是目前生态旅游区建设中亟待重视的问题。

走过那些未老先衰的景区，我们发现其一切辉煌都已过去。现在很多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

因为所有令人迷失的景色，都是脆弱和易逝的。

因为过度的商业开发，带来的是景区气质上的沦落。

一种原本混沌一体的自然状态，被锋利的商业色彩活生生撕开了伤口，于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摩梭族人在致富的同时抛掉了千年的传统，只能眼睁睁看着风雅的古镇周庄变成了一个庸俗的大卖场。

曾经，云南泸沽湖最美的时候，会让你的每一瞥都成为不能淡忘的经典。湖边的村落寂静地生活着，清一色的木楞房让游客有一种回归自然的感觉，村民们徜徉在千百年流传的生活节奏当中，没有新建的宽敞的水泥建筑，没有灯红酒绿，没有吵闹喧嚣，没有因为铜臭而变质的民风。

曾经，摩梭人热情好客，他们会带领每一个偶然走进泸沽湖的游客到他们的家中做客，会用猪槽船带着他们游湖，会邀请游客参加他们的歌舞盛会，他们会对着游人的镜头露出羞涩的笑容。

曾经，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和面对外来游客的态度会带给每一个走进泸沽湖的人最强的感染力。他们延续着千百年来走婚的古老习俗，姑娘们在花房中等待着情感的盛放。湖水、民风以及摩梭人的爱情，全都纯净无比。

但是现在，泸沽湖边却不时可以看到一堆堆的商业垃圾，难闻的气味更是冲淡了湖水和水草所带来的迷醉味道。

临近景区的落水等村寨，已经失去了与泸沽湖的脐带般的关系，逐渐蜕化成为了一个尴尬的民俗村。一家挨一家的装潢诡异的酒吧、风情园、烧烤店、小商铺、旅店布满了湖边。那种原始的生活状态已经在当地人过度的商业开发中被打破。

湖边的摩梭族人明显富起来了，但却很少有人愿意免费收留外来的行者。据说，现在真正保留了古老走婚习俗的摩梭人不足30%，这种旖旎的习俗更多的是逐渐在铜臭的浸泡中被人利用变成了某些肮脏交易的幌子。

周庄本是绝色美人，烟柳画桥、水边人家，也曾经让三毛留恋，让陈逸飞拜倒，但现在其过度膨胀的逐利行为却已经让这个美人褪去了颜色。

全民皆商的现状已经使整个古镇变成了一个大商场，早已经失去了那种恬淡的水乡风味，古街两旁全是店铺，商贩们叫卖的声音划破了古镇应有的宁静，从全国各地贩运来的旅游纪念品，贵得离谱的饭菜，都让这里开始显得不再亲切。

丽江大研古镇，可以说是中国自然风光和文化景观结合得最好的景点之一。但是也正因为它的这种巨大魅力，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具有当地特色的餐饮、纪念品销售同样是魅力中的一个因素，但是上千家外来店铺、酒吧、宾馆聚集在丽江古镇的中心，逐渐形成了古镇肌体上的恶癣。

还有，被国际上誉为“活化石”的珍稀植物物种——石人山秦岭

冷杉正大面积死亡。这是到目前为止河南省遭遇到的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若不及时采取抢救措施，第四纪冰川时期留下来的该物种将面临在河南灭绝的危险。

当地旅游的过度开发，是导致当地生存环境变化、冷杉枯死的根本原因。

自2000年起，有人开始发现一些秦岭冷杉死亡，且在树皮里发现了大量小蠹虫。最近两年，秦岭冷杉开始大面积死亡，目前发现已死亡和染病的树木达到233棵，占全省秦岭冷杉树总量的近一半。

其实造成冷杉枯死的“天敌”不是虫，而是人！这批枯死冷杉的树龄多在几十年或上百年，正值“壮年”，多数立地条件优越，也不存在因物种竞争而导致物种群体死亡的情况。

但是，旅游开发使人类活动频繁，冷杉生存环境负荷加重。游客的践踏使冷杉林林下灌木和草本层减小，提高了冷杉周围的温度，造成其长势减弱。这亦给小蠹虫提供了生长和繁殖的温床。同时，人类的频频光顾，驱赶走了虫害的天敌——鸟类。秦岭冷杉种子在自然条件下很难再发芽，自然分布的数量越来越少。它的苗期生长缓慢，而且缺少幼株，一旦死亡，很难再成活新树。

正常情况下，这些冷杉应能存活五六百年，如今却早早死在我们手里，怎么向后人交待？更为危险的是，一个物种的灭绝，可能带动20多个相关物种的相继灭绝。

世界遗产致命伤

现在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两热。

一是房地产热，一是“申遗”热。

但是，如果没有旅游开发前景作为动力的话，还会不会有那么多地方政府热衷“申遗”？

其实任何人都明白——旅游不是申遗的惟一目的，但没有旅游，谁还去申遗？

“申遗”是为旅游。

世界遗产不仅能带来滚滚财源，也为地方官员带来不小的政治利益。

仔细琢磨一下国内目前空前高涨的申遗热潮就会发现，申遗者成功的旅游示范效应对后来者来说，有着巨大的诱惑：平遥古城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第二年的门票收入就从18万元猛增到500多万元，当年旅游综合收入高达4800万元；同年被列入名录的云南丽江2000年旅游综合收入达13.44亿元，以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占了当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辽宁“一宫两陵”申遗成功后，当地媒体立刻欣喜地宣告景点旅游人数剧增；而高句丽王城所在地——吉林省集安市，在“申遗”成功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搞“旅游文化节”。

但是，过度而盲目的旅游开发却是献给世界遗产的一刀致命伤：泰山要“把岱顶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四川要“把峨眉山打造成中国第一山”。黄山199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旅游接待量由原来的每年数万人次上升到如今的135万人次，旅游收入由数百万元猛增到数亿元，但景区过度旅游开发的问题也比较严重：黄山修了3条索道，宾馆和楼台大量涌现，临时建筑和大量建筑垃圾严重破坏了黄山的自然景致。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龙门石刻，花很多钱修建人造龙宫，成了当地的政绩工程。万里长城如今也正在遭受着最严重的威胁，这威胁正来自一些地方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大量上马一些旅游项目。这种毁坏长城的墙体和烽燧、推倒长城的城砖和夯土的行为，使古老的文化遗迹变得更加残破……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有人表示，对现存长城不科学的旅游开发危害极大，它们足以使现存的长城成段的消失，这对长城来说是致命的损害。

在“世界旅游大会”举行期间，盛传我国5处世界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苏州古典园林、拉萨布达拉宫、明清皇宫以及云南境内的三江并流因“保护不力”而“吃黄牌”。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现代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专家的严肃批评，结果为了恢复自然面貌，又要花很大代价去拆除。西递、宏村古村落2000年“申遗”成功后，旅游人数每年呈100%增长。面对旅游带来的巨大商机，有的居民竟然在古老的墙壁上打个窗户，当街做起了生意，民居摇身一变成为商铺和展览馆，其游览功能受到了严重破坏。

很多地方的旅游部门都把“世界遗产”作为一个品牌来经营，通过“世界遗产”来提高景观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来观光旅游，借以卖更多的票，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却不知这样做却害了“世界遗产”。

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是保护，而不是开发。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中国有30处世界遗产，绝大多数已经成为旅游景点，为中国和世界所知，吸引着来自海内外的大量游人，这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过分开发世界遗产的旅游潜力，又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张家界景区就因为滥建房屋，游人过多，导致植被和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中国景区十大愤怒

愤怒之一：

在景区内大量增设现代人文景观、假古董。

有些风景区不论新建景观项目是否与当地协调，也不管这里历史上有没有人文景观遗存，就大量地兴建人文景观，名曰“自然与人文交相辉映”。这实在是败笔，而且这样的假古董还贬低了真的山水、真的文物的价值。

比如，在四川有千年历史的乐山大佛旁边突然立起了“巴米扬大佛”。以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说，前年来乐山大佛考察还没有看见任何施工迹象，今年来到这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巴米扬大佛”，中国人开山劈石的本领还挺大的，居然在很短时间内就能搞一个“巴米扬大佛”。假文物贬低了真文物的价值，把整个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原真性、整体性全都破坏了。

还有的地方搞什么大型的露天佛像，什么电影拍摄基地、三国城、水浒城、鬼城等，这些都让人愤怒不已。

另外，一些景区在论证项目建设规划时，往往由企业出面邀请一些专家，这些专家一般都是些迎合当地开发者需要的专家，是开发者花钱收买的“杀鸡取蛋的专家”。正是因为这些“杀鸡取蛋的专家”推波助澜，乱出点子，造成了景区资源的破坏。

杭州灵隐景区旁边也曾经出现过败笔。灵隐寺前面有一座飞来峰，飞

来峰上有几百尊唐代、南宋时期的石刻佛像雕塑，栩栩如生，都是国宝级的。飞来峰是因传说该山是从印度飞来的而得名。1993年，几个搞旅游的专家提出，要把全国的石刻艺术都集中在这里，于是就新辟了一个“中华石窟艺术集萃园”，把我国著名的石窟艺术经典造像（如乐山大佛、龙门石窟等）都微缩于此，结果搞了40多处水泥垃圾。游客来了以后，觉得这些东西是十足的假货，进而开始怀疑飞来峰上的雕塑也是假的。

好在后来杭州市政府尊重民意，把这些耗资几千万元建设起来的破烂全拆掉，这才恢复了原来真宝贝的风采。

愤怒之二：

在景区大兴土木，搞城市化、商业化、园林化，危及自然遗产的真实性。

现在，盲目开发景区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投机取巧的开发商，把房地产项目搞到景区来，还美其名曰是回归自然，其结果是少数人回归了，而大多数人的利益被侵占了。第二种是各行各业的培训中心、招待所、宾馆。许多有钱有势的行业纷纷要求在景区最漂亮的地方，最靠近核心景区的地方，修建培训中心、宾馆、招待所，有的人还来头很硬，甚至是国家的某些部委，这些是最难抵挡的。

愤怒之三：

急急忙忙要将景区旧貌换新颜。

这类错误的做法主要体现在把城市里的花园、广场都修到景区里来，把景区搞成了一般的城镇。朱镕基有一年到张家界去视察，他说，没来张家界之前，我们以为张家界是天外仙景，可到了张家界一看，原来是人间村镇，景区内房子建的太多。后来张家界下决心拆除了3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导致后来对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

愤怒之四：

旅游设施过多过滥，破坏了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

在景区建过多过滥的旅游设施，就把整个景区的价值贬低了。就像是一位天生丽质的东方美人，偏偏去学那些西方人，把好好的中国美人的

鼻梁变成鹰钩鼻，把好好的一头乌发染成不黄不土的，弄得不伦不类。当前，有些景区就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宾馆、索道、电梯、宽马路、购物一条街等设施在景区里大肆建设，把亿万年形成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在我们一代人手里搞得面目全非。再加上当地的个别领导心血来潮，指点江山，改造自然，拿出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劲头，那后果就更为严重了。

愤怒之五：

不少景区所在的城市、村镇建设与风景区的人文自然景观十分不协调。

名山应该与名城名镇珠联璧合、交相辉映，从而提高景区的整体价值。但是现在如张家界风景区所在地的张家界市、都江堰景区的都江堰市等，这些城市的建设与当地景区风貌特色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都是现代化的建筑，是水泥的森林，与真山真水、悠久的历史风貌毫无关系。

让人稍微感到安慰的是，现在黄山市政府、峨眉山市政府已经做出决定，今后这两个城市房屋建筑的式样，必须按照徽派和川西的建筑风格营建。原来的层高建筑要予以削层，然后改造成为徽派的建筑和川西的建筑，这样花十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可以使名山与名城珠联璧合，从而可以再造地方历史文化的景观。

愤怒之六：

开山采石，截流发电，将景区变成能源和原材料基地，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看到景区有个大瀑布，就想着要用混凝土筑坝发电，或者在上游修个水库把水堵起来，这就彻底破坏了景区风貌。但这样做的地方还是不少。一个景区的形成，至少需要几千年甚至是经过几亿年的地形地貌演变才能形成，一旦人为地加以改变，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第一是景观的价值大大下降；第二是生态的平衡受到永久性破坏，生物的种类大大减少；第三是原有的人文景观被大量毁灭。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李冰父子两千二百年前修建的，它充分尊重自然，引水入川，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创举。所以，有关部门将都江堰与青城山连在一起申报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但联合国专家认为，由于在都江堰上游要修一座水库，这座水库虽然在两公里以外，但是对都江堰的地质

地貌、自然景观的影响不可估量。就是因为有这个项目的存在，都江堰失去了被评为双重遗产的机会。

但是，很多地方却还在做如上的蠢事，有的甚至是开山取石、搞低级开发，毁坏了极其珍贵的自然资源。这种毁坏就相当于把自家祖先留下来的名画、古董拿来当柴火烧一样。

愤怒之七：

超容量接待游客，使景观和植被受损，人身伤亡事故增加。

1999年10月3日，在贵州的马岭河景区正好是游客最多的时候，缆车车厢核定载客是20人，结果那天挤进了36人，严重超载，导致缆车跌落，造成14人死亡、22人重伤的特大事故，景区也为此做出巨额赔偿。2001年4月8日，华山的一个庙会导致17人被踩死。2004年，在北京的密云，一场元宵灯会造成37人死亡。大量的游客涌进景区，超过了景区的环境容量，是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重要原因。

愤怒之八：

工业“三废”对旅游的严重污染

昆明滇池、杭州西湖、无锡太湖、武汉东湖、桂林漓江、长江三峡等旅游区，受到沿岸工业废水、废渣和城市生活污水、垃圾的污染，水质逐年下降，有的形成沿江段污染带，例如四川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水汇流处形成了一条长年不消的黑色污染带；江苏苏州著名的寒山寺下有一条黑臭的河流就是造纸厂排放污水所致，使得文化灿烂、景观奇特的大佛和寺院大受其害，严重地影响了游人观山赏水的心情。

另外还有峨眉山国家级风景区，这些年来污染呈增长趋势，致使大气环境质量达到中等污染状态。大气污染还引来酸雨对风景名胜区文物建筑造成损害、令峨眉山顶冷杉大片死亡等等。

愤怒之九：

旅游区内生活污水、垃圾及燃煤污染日益加重

由于旅游人数逐年增加，景区内的饭店、宾馆等生活设施也随之巨增，随即带来了生活废水、垃圾粪便和燃煤等污染，使旅游区的环境质量

下降，观赏价值也随之贬低。

以湖南省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它是武陵源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82年建立国家森林公园以来，各种类别的宾馆、饭店、招待所已有30多家，生活煤灶273座，每年排烟尘22.5吨，烟尘和二氧化硫分别超标率为100%和46.2%，生活污水年排放约20.2万吨，使景区内水体质量逐年下降，景区内垃圾每天总量约6.5吨，有的不加处理，有的埋于林内，造成二次污染，这些显而易见都影响了游客的欣赏情趣和游览心境。

愤怒之十：

旅游区内资源和景观的破坏与日俱增

许多风景名胜区和旅游度假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意砍树、采石、偷盗国家保护的野生生物、修建违章建筑、设置过多的旅馆饭店、辟地摆摊设点、任意开辟索道、随地抛弃垃圾和果皮等现象。

例如峨眉山风景区内开荒种植黄连木，海南省青皮林保护区内开采矿石，青岛即墨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和辽宁千山风景区开山采石，四川大熊猫保护区的偷猎大熊猫，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大量捕杀野象以及峨眉山、张家界森林公园等处林木、墙体、岩体、石碑上的乱刻乱画现象等等。

由于开发者不合理的开发，管理者不当的管理，旅游者不文明的行为，破坏了自然和人文景观的自然美，破坏了人与自然的伙伴关系，这些都是让游客愤怒的根本原因所在。

旅游与环保：生存还是死亡？

有一个常识总是被世人遗忘：世上没有免费供应的午餐。

比如很多人都认为旅游资源是这个世上“免费供应的午餐”。其实不然，旅游资源绝非取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绝不是“免费供应的午餐”。即便是人造景观，“再生”的结果也可能使文物价值荡然无存。一座千年的古楼复修，可以再现古楼之风韵，却难呈现古楼之神韵。自然景色一朝丧失，不复再来。

威斯勒是加拿大南部的一个小镇，赢得了举办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资格。但该地却对外宣布“拒绝旅游开发”，即使上亿、上千亿美元的投资，也一样谢绝。这个世界级的全年性旅游胜地每天给威斯勒带来的税收有100万加元，但他们意识到，旅游业的繁荣同样也会带给他们环境压力以及游客无限制增长引发的各种潜在问题。

的确，旅游开发如果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破坏当地的旅游资源为代价，虽然可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从长远来看，无疑是不可取的。诚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会改善、美化资源环境，旅游收益也为资源保护创造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但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游人的不文明行为活动又会对旅游资源造成破坏。过度、过乱地进行旅游开发将导致景区的城市化、现代化、商业化及人工化。

尽管国家出台了《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条例规定要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自然景观的完整风貌和人文景观的历史风貌，但在现实生活中，为了眼前利益，有的地方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还是过度开采地下水、乱砍滥伐森林，甚至有些被国家列入保护的资源、文物、民宅也被其开发掉了。这种现象的泛滥，使景区美感下降，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旅游是人类追求美与享受的一种文化性活动。旅游者要求旅游环境舒适、空气清新、山清水秀、景物宜人。环境优美，就能成为有吸引力的旅游资源。例如花园城市新加坡，本土除了海滩和阳光，几乎再没有什么自然旅游资源了。但新加坡人建造了十分清洁安静的环境，特别注意环境保护和绿化，并建有动物园、植物园、圣淘沙岛等特色的人文旅游资源，旅游业仍然得到惊人的发展，每年入境的国际旅游者人数几乎是本国人口260万人的2倍，创汇近50亿新元，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

环境污染对旅游资源的危害甚大。工业废气污染产生酸雨，会使大片森林枯死。由于环境污染，世界一些旅游热点的著名景观和建筑物遭受破坏。在美国，酸雨形成酸雾，使华盛顿林肯纪念堂的混凝土墙长出长长的钟乳石柱和石笋，混凝土层剥落，建筑物严重腐蚀。酸雨也使古文物、古建筑这些珍贵的旅游资源受到难以挽回的破坏。埃及雅典神庙的女神像鼻尖已被销蚀。雅典近40年来因酸雨造成珍贵文物的破坏、损失大于过去400年的总和。罗马古文物特拉扬石柱2500

个艺术人像受酸雨侵蚀的已是形象模糊，游人只能“望柱兴叹”。

而现代旅游业中，宾馆饭店排放的生活污水也是不容忽视的污染源，餐厅酒楼产生的废气和噪声成了居民的投诉热点，海滨旅游区的无度开发会破坏水生生物的生态平衡。这些都是旅游业发展给环境造成的危害，必须制定法规和措施保护环境。例如泰国芭提雅海滨度假地规定，40个床位以上的旅馆要有污水处理设施，以保证海湾水域的卫生。土耳其禁止在沙滩上插太阳伞以防埋在沙里的海龟蛋受损，禁止在沙滩上开汽车及用强烈照明灯，以免吓跑大海龟。

但在我国却恰恰相反，旅游作为一个产业来发展后，与环保之间的冲突是很深的，例如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泰山，作为中华民族的五岳之尊，在发展旅游中自然应该保护为上。但在泰山，大兴土木之风却愈演愈烈：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泰山原有的索道到90年代末是要拆除、恢复原貌的，现在不但不拆，反而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为了扩建索道炸掉了约15000平米的主视面山体，并将沿途及岱顶的树木砍伐殆尽，严重破坏了泰山的自然环境。当初，泰山因为建索道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出示了黄牌，现在不但不改，反而变本加厉。原因何在呢？这其中关键的原因还是小部门眼前经济利益的驱动。

这些利益冲突其实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大名鼎鼎的青海湖鸟岛自然保护区当年就发生过环保向旅游妥协的事。鸟岛由于是青海这个全国旅游创汇最低的省难得的高品位和周边基础设施较好的旅游资源，因而被青海省视作发展旅游的两张王牌之一，在处理旅游与保护的关系上，青海省政府不仅将自然保护区的人力、财力主要投入到旅游开发中，还在景观最奇特的保护区的核心区蛋岛旁边建设了敞开式的观景台，游客可直至正在孵化产卵的鸟近前约10米左右的地方。按照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严禁游客进入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竟成了旅游的特区，因此，鸟岛的鸟种群数量最近10年下降70%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产生这种冲突还有一个重要诱因源自消费者。旅游业以环境为主要资源，旅游业的开发本身是一个利用环境的过程。在我国现阶段，国外流行的进去只留下脚印，出来只带走相片的生态旅游还未形成气候，大众对旅游的认识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旅游的六大要素吃、住、